

5
23

志異續編 上

清青城子著

進步書局校印

知不足齋

PDG

志異續編目錄

卷一

徐登桂

堵文忠公

西域僧

丐報恩

洗冤錄

江南儲某

周某

洋盜

寒號蟲

郭姓

鬼無聲

學仙

蟋蟀

酒量

松月山房

司城堵公

泉生石壁

某令

病丐

某少年

菊不落瓣

縣令

監生

堪輿

徐景東

患消症

採消人

富室兒

學憲某

有識

李公堯臣

測字

廣東蠶戶

老僧

粵西土官

某官

講魯論

某醫

某先達

人變虎

教百谷

老人

啣嚼

火井

井油

化生

雨

夢神

蘇二

莫維型

卷二

徐思

鵝鴨

鄉人

二士

經略熊公

九經無茶字

銀杏樹

鵲巢

儲畫山

某屠牛

大孤山小孤山

梁上語

優人

各省地氣不同

伶人

各經字數

某癡子

丁光煥

某鄉宦

春秋宣公八年

星士

牛痘

吳嶠亭公

武侯祠聯

趣僕

海鏡

心頭火

吳生

能員

談怪

吳稽言

素麵

杜自得

急智

大魚

薯

小兒初學字

老捕

黑喇嘛

關帝廟

舊家

公道大王

某婦

家譜

金聖嘆

海潮應月

廣東湯泉

春牛

漢世印文

蒯家坟

拳勇

楊自芳

卷三

曾允吉

紙鳶

鮒魚

捐賑

火浣布

祖儀

座中銘

某縣令

虎難

呼名

堆門

無賴子

張誠菴

星學

挿柳

殷循復

奉法

雷擊

跛者

王新齋

少林寺

論泉

二士

城隍神

節母

蕭延貴

仙奕

蒙山

某邑令

五雷山

畫脚夫

惡客

好古玩

貪刻受愚

強姦斃命

睡和尚

弟兄爭產

張子美

酒瘋子

古董店

邢迷

洪孟昭

白泰官

人首蛇

徐立端

某甲遷葬

症痘

蠅

李啓文

袁彈子

徑山寺

鬼氣

老頭兒

卷四

陸炳吉

換足

余節女

彭和

肇慶府署

靖海書院

一生員

數皆先定

饑荒

產難

丐童行孝

曾文元

通元子

語忘敬遺

辛生

李貴三

賀生

鄧文會

棲木道人

滇南士人

訟師

好人

某邑令

玉巖

逃夫

牡蠣

楊四

魏悞真

陳自明

葉天士

王世盈

扶乩

大風圖

乩畫

尸身不朽

黃鎮臺

海中蟹

海中魚

王心朗

戲法

物類相感

海中蝦

放盞

菌毒

弱水

杜子美

歇後語

徐登桂

徐登桂。江陵人。年二十餘。家頗豐裕。父母俱逝。無兄弟。惟一胞叔。字定遠。各居一院。最相愛。偶因租人白定遠。侵越某田界。於是不睦。彼此奴僕。又從而訛謗之。遂成冰炭。將欲構訟。親友多方勸解。終不能釋。登桂倉上。故有狐。不為害也。是日。倉上嘆息。聲不輟。舉家駭然。登桂詣前。請曰。此地久停鶴。駭相安。有日。今忽警。效外達。恐駭聽聞。冒昧上瀆。尚其鑒諸。倉上朗聲答曰。昔承尊翁。不以異類待僕。僕亦愛尊翁。古道照人。故樂居於此。今日同室操戈。大傷翁心。僕又隔於異類。不能救止。有感於心。不禁浩歎。實非相擾。祈勿見罪。語竟寂然。登桂聞言。汗流浹背。悔心已漸萌矣。忽門者報定遠至。登桂思已與叔各有黃泉相見之誓。胡以肯來。正疑信間。定遠已登堂。坐未定。即告登桂曰。我與姪不和之故。釁由奴僕。如某事某話。皆屬烏有。即姪某事某話。我亦知為子虛。自今以後。當釋前怨。無介於心。況田地皆先祖之業。我與姪皆先祖子孫。以子孫承受祖業。何分彼此。某處田界。憑姪處置。姪如欲。此可隨意取去。我

不少吝。先祖生爾父與我爾父不幸早逝。今我與爾俱未舉子。至親僅我你二人。相愛不暇。何忍相殘。言至此。嗚咽泣下。登桂亦泣。涕泗交橫。至不能仰視。有頃。定遠歸去。登桂即迅造叔家。以請罪告。時定遠已臥病。默忖曰。彼恨我入骨。今胡頓悔。姑扶病起。登桂早長跪堂下。含淚請曰。姪觸忤叔父。罪不容逭。悔已無及。望乞赦宥。定遠忙扶起曰。骨肉一本。有何怨恨。幸姪轉念。闔家之福。余臥病決旬。幾至不起。今見姪來。其病如失。登桂細視果病容憔悴。氣息奄奄。不似頃在家所見之態。大惑不解。又不便細詢。懷疑而歸。忽聞倉上大言曰。君何疑乎。頃非令叔自來。乃我幻形。俾君氣平而釋怨耳。自後毋蹈故轍。致旁觀代為不安。是幸。登桂亦感激。由是與定遠親愛如初。以至親密友所不能勸解者。經狐一番調停。即轉恨為愛。委曲周全。煞具一片婆心。骨肉相殘者多矣。安得處處有此狐哉。

堵文忠公

堵文忠公永錫。少失怙恃。祖月川公。親教之。言動之間。俱有成法。一日。公戲累象棋。子祖坐觀之。曰。不能成。果傾。公意似沮喪。祖曰。試再為之。公因屏息以累。祖曰。可矣。果成。祖曰。試毀之。再累。公如言為之。祖曰。不能成。果又傾。公問故。祖曰。汝初不知為。

之之法。吾是以知其無成也。後見汝其難其慎。吾是以知其必成也。最後汝有驕心矣。凡驕者必敗。吾是以知其不復能成也。吾且問汝。何以上倒而下不動。公對不知。祖曰。居上者危。居下者安。公敬受教。蓋公一生學問事業。得於祖訓者多矣。

西域僧

一西域僧。善祈雨。持一物。如雞子。色白。似石非石。似骨非骨。用淨水一盆。浸物於中。以手轉弄。口念密咒。移時雨至。誠仙術也。攷陶九成輟耕錄。載蒙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持咒密語。良久輒雨。石子名鮓答。大者如雞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云云。聞得此石者。雖不知咒。但以水浸弄。亦可致雨。夫陰陽和而後雨。此石乃走獸腹中所產。胡能令雲行雨施耶。嘗攷雄鼠卵。上有符文。治鳥腋下有鏡印。野婆腰間有印篆。牛有黃在胆。馬有墨在腎。狗之寶。駝之黃。鹿角之玉。兕角之通天。皆造化靈異所鍾。不可以常理測者。

丐報恩

某室頗富。內主待人甚有惠。有一丐棲村旁大樹下。常多病。內主心憫。日出三餐養之。丐亦不他往。如是者有年。丐一日病且死。謂內主曰。我受府上養。無以報德。

數年來無鼠竊狗盜之擾者。皆我夜夜邏察故也。今且死有一百衲袍。可拆為襯履之用。敢以奉贈。幸勿以穢棄之。殯葬之費。還望出之府上。其內主接入手。覺甚重。怪之。燈下拆視。中皆黃金。有知其事者。謂此漏網之盜也。遁而行乞。富室待之厚。故以此報之。今之受人恩而不知報者。對此乞丐。能無自愧。

洗冤錄

洗冤錄載鉛山縣民食鱓。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送官。官閱牘。疑中鱓毒。召漁者捕鱓。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官異之。知為他物所變。細為鞠究。婦冤始白云云。攷鱓原有二種。一種蛇變者。名蛇鱓。有毒。害人。鱓本蛇類。形正似蛇。以蛇變鱓。原不為異。其辨蛇鱓之法。每捕得鱓。悉置水甕中。夜以燈照之。項下有白點。通身浮水上者。即蛇鱓也。食之殺人。又鱓書。黑者有毒。大者有毒。殺人皆不可食。鱓本常食之物。其有害如此。日用細微之間。可或忽乎哉。偶閱洗冤錄。此條。僅以昂頭出水辨鱓毒。尚欠詳悉。因記此。

江南儲某

江南儲某家富而有長者稱。冬日探親於鄰村。歸途遇雪。入野廟暫避。命家人取雨

具進內。見三四少年。踞地炊爨。凡五六具。旁有一白髮老人。氈帽布裘。跌坐白氈毯上。毯襯稻草。厚尺許。儲見之。拱手致敬。老人曰。行乞之人多病。不能起立。行禮。即請就坐。家人久不至。老人曰。天寒甚。姑少飲。何如。儲欣然從之。不意肴皆鮮美酒亦甚佳。與之閒談對飲。日暮始歸。念此老吐屬氣度。不似行乞人。明日設宴招之。老人亦欣然來。竟日盤桓。臨別曰。雪已霽。明日行且逝矣。即此告辭。閱數年。儲名登糧長。苦差也。明初。州縣解糧。例點殷實之戶。押運。倘有疎失。即著賠補。儲不能辭。押至山東地界。糧艘磕損。上岸借倉貯米修船。見一高門。叩之內。一老人出。即當日之乞丐也。一見歡然道故。握手入內廳。廳中陳設儼然貴顯氣象。儲告以來意。老人曰。諾。設宴相款。觀其扁聯題名。俱在朝顯爵。且稱謂謙卑。詢之始知老人之子。現任戶部倉場所解之米。正在其子手下交納。而老人向日之至江南。因病罰息行乞。渠處風土使然。事竣付儲一書賚之去。隨到隨收。顆粒不耗。即日批發回文云。

周某

周某父歿。延地師遍訪吉地。數月無當意者。一日。地師邀至一山。迴環有情。地師曰。感君厚誼。故獻是地。他日富貴無相忘。遂指畫方向。酌點穴道。忽一道人。手持藜杖。

背負蒲團。經此山過。見二人顧盼耳語。道人審視曰。察君等舉動。似欲於此卜葬者。此山乃白蟻停聚之處。烏乎可。周請其說。道人曰。君不見東山乎。其形稍凹。西北山平。凹處之風。為西北屏擋。復折而南。迴繞此山。風生虫。故風字內從虫。風與山遇。則生白蟻。即山風。蠱是也。周曰。白蟻何以即是蠱。道人曰。白蟻聚處最夥。蠱字上從三虫。三為眾。象多也。下從皿。象損器皿血肉也。周故博學。因致詰曰。道長謂此山有蟻。或不可定。但以蠱字解蟻。未免杜撰。道人曰。周易一書。無所不包。惟四通八達。看來道理。始活潑潑地。即如白蟻行。必有水。所以蠱卦。亦有利涉大川之語。周曰。是語更大不然。蠱之利涉大川。謂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也。何至悖謬如此。道人曰。如君言利涉大川四字。亦無切實處。此四字原非虛語。蠱卦艮上巽下。本屬巽宮。巽為木。艮卦內互坎卦。坎為水。以木涉水。故其占為利涉大川。貧道世外間人。是非得失。一無所有。不能久與君辨。偶爾經此。不忍見骸骨飽白蟻腹。故至饒舌。語有云。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君慎毋為葬師所惑也。語竟。飄然而去。周極不以為然。及開壙。果有白蟻數石。終別葬焉。

一洋盜在獄中對獄卒述生平在海上所見事甚詳。其事多未傳。後偶傳其一事云。嘗因大風飄至一處不識洋名。見有一山。樹木青蔥中有一徑。寬約丈餘。由山谷直趨海旁。光滑異常。似日有千百人常行者然。時舟中柴米已將罄。眾疑山中定有村莊。咸欲上岸行劫。其盜熟視久之曰。此非善地。速起碇開船。時南風正起。揚帆未半里。聞有聲習習若大風。自山谷來。腥氣撲鼻。回視見一大蛇。大約十數圍。長約數十丈。昂首而下。兩傍樹木盡披靡。至海邊對船屹向。紅冠炯炯。金目炯炯。張口露舌。色若吐火。勢欲吞舟者然。幸風順船快。離岸已遠。其蛇不能渡水。顧望久之去。眾問何以知其非善地。曰。以此青蔥之山中。有如此大徑。何並不見一人行走。且路上光滑。照人其隄處又不見有坎級痕。以是知非人跡往來之地。眾始嘆服。外洋孤島。人跡罕到。無所不有。書此以備航海者觀覽焉。或謂此即莫觀扶事。莫觀扶。洋盜巨魁也。在海中行劫有年。殺人不可以數計。後被擒解粵省正法。劊子手取其心。云歸而鬻之下酒。時余有事出城。適遇劊子手回。見以刀尖挑心。色紫赤。離刑人所約已半里。心猶在刀尖上躍躍動。此嘉慶六年事。市中人莫不見之。

北地有鳥名寒號蟲。詩之蓋旦。禮之曷旦。皆即此鳥。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其屎名五靈脂。行血止痛。大有殊効。方書多載之。是鳥夏月毛米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雞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羽族何知。亦若鑒於戚戚者之徒。勞罔裨。固不如隨遇而安者之尚不失為故我也。得過且過之語。果鳥之自慰耶。抑欲舉以告人耶。我於斯鳥。得安貧之道矣。

郭姓

郭姓者。廣東番禺縣人。以航海販貨為業。自言嘗遇颶風。纜斷船飄。瞬息千里。不辨南北。俄而風愈烈。檣倒舟覆。舟中五十餘人。各抱木隨波上下。任其所之。久抵一灘。水淺可立。舍木上岸。僅存二十餘人。各忍飢覓路。至一處見有草舍。喜甚。入無一人。鍋竈盪著皆備。且有豆斗餘。旋視板上有字云。此地不可久居。我等百人來此。雖糧頗足。但每夜輒有怪物。攫人而食。漸漸希少。料不能生還。特此告知來者。眾大懼。裹豆弩刀前行。腹飢則各啖豆一握。至第三日。豆已盡。腹飢不可忍。勉強行。又二日。至一處似內地。登高望遠。見林中炊煙數起。跡至。有小小房舍三四家。見眾狼狽來。咸閉戶避之。旁有一家。房舍略高大。叩之。一老人出。告以故。老人不答。遍視眾人。默首。